

【四季零墨】让海风吹散燥热

□朱先贵

七月，盛夏的光焰肆意灼烧着大地，城市仿若一座巨大的蒸笼，燥热在每一寸空气里弥漫、翻腾。街头巷尾，人们脚步匆匆，试图逃离这无孔不入的暑气，汗珠不停地从额头、脊背滚落，衣衫也被浸湿，黏在皮肤上，让人烦闷不已。空调外机嗡嗡作响，却似乎难以驱散这浓稠的热意，整个世界仿佛被高温凝固。

在这令人窒息的燥热中，对清凉的渴望如野草般在心底疯长。于是，我背上行囊，奔赴心中的清凉之地——青岛，那个与大海相拥的城市，去寻觅能吹散夏天燥热的海风。

当我踏上青岛的土地，那股熟悉的大海的气息瞬间扑面而来。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咸湿，仿佛是大海发出的邀请函。我迫不及待地朝着石老人海域前行，越靠近海边，心跳就愈发加速，仿佛在与大海进行一场热烈的对话。

石老人海水浴场就这样出现在我的眼前，让我惊叹不已。广阔无垠的大海像是一块巨大的蓝色绸缎，向远方无尽地延

展，与天际在朦胧中融为一体。海浪层层叠叠，如同无数白色的骏马，奔腾着、呼啸着涌向岸边，拍打着沙滩，发出悦耳的轰鸣声，那是大海在演奏属于自己的乐章。

海风也赶来助兴，它像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精灵，欢快地穿梭在天地之间。海风带着大海独有的清凉与湿润，轻拂过我的脸庞，像是一双温柔的手，轻轻拭去我脸上的汗珠，带走了夏日的黏腻与烦闷。它肆意地吹乱我的头发，掀起我的衣角，我却丝毫不在意，只愿沉浸在这清凉的抚慰中。每一次呼吸，都能感受到海风携带着的大海的气息，那是一种让人陶醉的味道，仿佛所有烦恼都随着这股气息飘散而去。

沿着海岸线漫步，脚下的沙滩细腻而柔软，像是大自然精心铺设的金色地毯。被海水冲刷过的沙滩，闪烁着细碎的光芒，那是太阳与大海共同留下的印记。偶尔踩到一颗贝壳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仿佛是大海在与我轻声细语。石老人静静地矗立在海中，它历经岁月的洗礼，见证了无数个夏天的来



临与离去，却依旧坚定地守望着这片大海。在海风的吹拂下，我仿佛能听到石老人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，那些关于大海、关于这座城市的传奇过往。

不远处，一群孩子在沙滩上嬉笑玩耍。他们在沙堆里挖掘着宝藏，用沙子堆砌出城堡和梦幻的世界。海风将他们的笑声传得很远很远，那纯真无邪的笑声如同银铃般清脆，为这片海域增添了一份别样的生机与活力。大人们则悠闲地躺在沙滩椅上，戴着墨镜，享受着海风的吹拂，或是与身旁的人轻声交谈，脸上洋溢着惬意与放松。

海面上，波光粼粼，阳光洒在海面上，像是无数颗钻石在闪烁。帆船如同一叶叶轻盈的扁舟，在海风的助力下，乘风破浪，驶向远方。船上的人们欢呼雀跃，感受着大海的魅力与力量。海鸥在天空中翱翔，它们时而贴近海面，时而振翅高飞，发出欢快的叫声。有的海鸥停歇在礁石上，静静地凝视着大海，仿佛在思考着什么；有的则在空中相互追逐嬉戏，为这片蓝色的画卷增添了灵动的色彩。

傍晚时分，夕阳的余晖将整个天空染成了橙红色，大海也被映照得如梦如幻。天边的晚霞像

是一幅绚丽的油画，变幻着各种形状，时而如骏马奔腾，时而如仙女起舞。海风在此时变得更加温柔，它轻轻吹拂着，仿佛在为这美好的一天画上一个浪漫的句号。我静静地坐在沙滩上，看着眼前的美景，心中满是感动与宁静。

在石老人海水浴场，海风吹散了夏天的燥热，也吹散了心中的疲惫。大海以它的宽广与包容，接纳了我这个远方的旅人，给予我清凉与慰藉。这个夏天，因为这片海，因为这股海风，变得如此难忘而美好。

（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

田野里的天籁

□周东升

夏日的田野，处处翠绿，碧浪翻滚。高粱、地瓜、玉米、谷子、棉花、花生……高低错落，起伏跌宕。村子里的田野就是这样绿意盎然，姿态万千。站在村口向外望，连绵不绝的黛青群山，颇有几分深远的意境。

有道是：“有钱难买五月旱，六月里连阴吃饱饭。”几场透雨过后，庄稼开始疯长。伫立田间地头，你真切能够感受到这些作物的奥妙无穷，修长的高粱在拔节，玉米、谷子在秀穗，地瓜秧子匍匐着长满了垄，植株健壮的棉花似乎也蓄够了力，在枝桠间献出了蕾……一阵微风吹过，你甚至能够听到叶片间“沙沙沙”的摩擦声。

高粱、玉米是这时节生长最快的作物，几乎日夜不停“噌噌噌”地往上长，“噼里啪啦”的拔节声，让庄户人个个眉开眼笑。三五天不下地，半米高的茎秆就能长到一人多高，织起一道充满丰收和希望的青纱帐。

傍晚时分，田野成了小生灵的舞台，蛙声虫鸣飘荡在雾蒙蒙的夜色中。蜿蜒而去的水渠里，机井旁的草丛中，青蛙的鸣叫很是雄浑激越，间或有几只癞蛤蟆，不时地发出“嗡哇”的呐喊，应和着青蛙的高歌，响成一片。

玉米、大豆和花生地里，是蟋蟀繁衍生息的乐园。蟋蟀生性好斗，常被人捉来玩耍，然而有趣的是，它们的打斗能力与体量的大小并不成正比，跟鸣叫的频

次更没有丝毫关系，反倒是越争强斗狠的蟋蟀，越低调内敛，故而在时断时续的声音中，很难判断出到底哪只蟋蟀才是最好的“玩物”。

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看上去柔软无骨的蚯蚓，居然也具有发声的本能。大雨过后，这些原本躲藏在泥土里的小精灵，也许是被大水淹得受不了，慢慢爬出洞穴。它们一边蠕动着粉红而细长的身躯，一边发出“吱吱”的声响，声色短促弱小。那些喜欢钓鱼的小伙伴，仿佛寻到了梦寐以求的宝贝，赶紧捡拾到玻璃瓶子里，因为它们是最好的鱼饵。而平日里，要捉到它们，需要耗费很大的精力，不仅要找到巢穴的眼儿，还要刨开很大一片土。

田野间，称得上“噪声”的当数知了的鸣叫，量大面广不说，还昼夜不息。小路两旁的杨树上，高大作物的顶梢上，甚至是河沟的苇荡上，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。白天叫得声嘶力竭，晚上也许是被闷热的气息所压抑，声响显得孱弱无力。

这时候的庄稼，正是生长最旺盛的时节，除了隔三差五喷洒一遍农药，大可不必做过多精细的管理。夜幕拉开，在家休闲纳凉了一天的农人们，纷纷手持益盆罐罐，头戴矿灯，急匆匆地奔向田野，捉知了的，捕蟋蟀的，逮蝈蝈的，抓豆虫的……一时间人影绰绰，灯光闪烁，呼喊声，赞叹声，夹杂着孩子们的嬉笑声，交织在一起，回荡在夜空，仿佛赶夜市一般热闹。

【原乡切片】

□冯伟山

听说著名的“青安古道”只剩短短一截了，并且离我家很近，就萌生了探访的念头。

青安古道，也叫益安古道，是益都（青州）到安丘的一条官道，也直通诸城。据《青州交通志》（山东友谊出版社·2016年9月版）记载：自晋朝贯通此路，出青州南阳城东门，经东关、关头、十里庙、东坝、杨姑桥，过弥河，沿凤凰店、黄楼、小辛庄、夏坡、龙塘、老鸦窝、前吉林、郑母、倪家庄、泥河店、北陈等村，至昌乐县境，然后向东南，至安丘市城区55千米，除城关等要地用条石板铺筑外，其他路段皆为土路。唐朝后，青州府设有贡院，每逢会考时，所属州县举子三五成群沿此路前往青州城。百姓俗称这些举子为“相公”，称此路为“考相公大道”。1936年进行改建，后改造成胶王公路。

清光绪《益都县志》中，有乐善、孝悌两乡地图，上面清楚地标注着这条大道，可见其重要性。青安古道所经过的村庄，和《青州交通志》所记载的基本一致，只是有几个村庄的名字音同字不同，这应该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，出于某种原因改了名字，实属正常。这条大道，是益都到安丘的唯一官道，地

探访青安古道

理位置非常重要。千余年来，这条路上不知走过了多少名人贤士，也有很多历史上留下的逸闻趣事或重要事件，与这条大道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。

据说，这条官道旁边当年店铺林立，尤以酒馆和车马店为多，每天迎接着途经此地的贩夫走卒或商贾官员。每逢春闱秋考之际，青州府以东的各地举子进城必走此路。按古风惯例，沿途酒馆的掌柜会亲自在门前迎候，免费提供茶水饭食，以期这些举子中若有人金榜提名，然后惠泽一方，小店也能跟着扬名。

青州城东20公里的郑母村，因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下葬于此，得名郑墓，后因谐音雅化为郑母。此村文化底蕴深厚，人杰地灵，从宋朝到明朝，出了三位鼎鼎大名的人物。北宋咸平五年的“三元状元”王曾，明万历二十六年状元赵秉忠以及明嘉靖二十三年进士冀鍊。他们任上清正廉明，政绩卓著，都成了朝廷的栋梁之材。郑母村往西不远就是龙塘村，因紧挨青安大道有一深塘，传说有巨龙在潜，故名。后赵秉忠在京受奸臣陷害被贬回乡，曾数次骑驴沿此路来此消遣，写下了脍炙人口的《龙塘独酌》：辟草盘青径，批云漱碧流。岩花撩醉眼，野鸟续歌喉。泉气

能消暑，林声解度秋。白衣莫遣问，吾意自优游。

北宋的大文豪苏轼调任密州（诸城）知州，或骑马或坐轿，亦从此经过。大词人李清照，当年坐马车去莱州和丈夫赵明诚团聚，也是从这条大道经昌乐到莱州的。

时光如白驹过隙，这条延续近两千年的古道，现在仅存的一段就在黄楼街道的龙塘村。从村中的龙塘开始，向东至村头，大约200米左右。因这段路有点偏僻，走的人也少，故没有拓宽或硬化，基本保持了原貌，才让我们得以相见，应该说是一种机缘巧合。路上荒草萋萋，隐隐透着岁月的斑驳和苍凉。从现存古道的尽头一直向东，穿过几个蔬菜大棚和一片小树林，过浅湾，是一个面积约二百平方米的大水湾。

站在仅存的这段古道上，很难想象以往的喧嚣和热闹，那时的官道，今天看来窄得就像村中的一条街巷，一点也不起眼。它却承载了无数人的梦想和使命，也接纳了无数人的欢乐和痛苦。它如一位智者，无语却通透，在万千风雨中，见证了世间的一切。古道寂寂，那些无数叠加的脚印和行人的气息早已消失在尘埃中，一切终将成为往事，在记忆的长河中轻轻摇曳。

（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）